

以死觀生

——從《紐約客》看白先勇小說中的死亡敘事

嚴婷*

目 录

1. 引言
2. 白先勇的死亡敘事母題生成
 - 1) 生離死別之人生經歷
 - 2) 存在主義哲學思想之影響
3. 《紐約客》死亡敘事的主基調
 - 1) 選擇死亡
 - 2) 等待死亡
 - 3) 超越死亡
4. 以死觀生：白先勇的有情世界
 - 1) 以死亡敘事展示生命有情
 - 2) 對生存之無奈荒謬的悲憫
5. 總結

中文摘要

本論文是關於白先勇小說《紐約客》死亡敘事的相關研究，死亡敘事是指作家將死亡作為主題展現在作品中，以死亡作為切入點觀察人生、探求生命意義的書寫方式。白先勇擅長對海外飄零的華人生命狀態進行細緻描寫，他的作品體現了對繁華生命的歡喜，對消亡傷逝的不捨，死亡敘事貫穿其創作的始終。由於他複雜的人生經歷、文化淵源的多重性，死亡敘事在他的小說中有各種樣態的呈現。本文以《紐約客》中死亡敘事類型入手，以〈謫仙記〉、〈骨灰〉、〈Danny Boy〉為代表作來梳理其創作背景和象征意義，透過對同系列短篇小說的剖析，探尋他以死觀生的生命認知在不同創作階段的變

* 全北大學中語中文系博士課程/BK21韓中知用合一教育研究團研究員；中國貴州大學講師

化：呈現在《紐約客》中的死亡敘事，其中飽含身世之痛、家國之傷、傷逝之情和對人的悲憫。論者將之歸納為三個主基調：選擇死亡、等待死亡和超越死亡。人在現實與理想的衝突中，選擇死亡來反抗生存的局限性；在靈魂已死的精神狀態中等待死亡來臨，以此反映生存的無奈；通過救助他人實現對死亡的超越。三個階段死亡觀都反映出存在主義思想的影響：以死觀生，死亡是存在的一部分，寫死亡是爲了喚起人生命的自覺，只有了解死亡，在抵達必死的生命終點之前認真體味人生存的價值，才能凸顯出生命的意義。

關鍵詞：死亡敘事 以死觀生 存在主義 荒謬 悲憫

1. 引言

白先勇的小說頻繁涉及死亡，從首篇小說〈金大奶奶〉（1958）¹⁾主人公選擇自盡開始，早期作品〈玉卿嫂〉（1960）〈芝加哥之死〉（1964）均表現出了人性的掙扎與壓抑，他筆底各色人物，幾乎沒有人可以擺脫死亡的悲劇命運。歐陽子將白先勇與美國文豪威廉·福克納並提，指出二人均偏好以癡狂、墮落、死亡等現象，影射一個上流社會大家庭之崩潰，一個文化的逐漸解體，對被時代潮流所卷沒的舊文化秩序，寄予緬緬與鄉愁。²⁾可見得白先勇對死亡題材的偏好。目前研究者們側重於對白先勇的流寓身份、民族鄉愁、文化認同，或是因其長篇小說〈孽子〉（1983）的同性題材，從性別意識方面切入論述，只有寥寥幾篇涉及到白先勇死亡敘事的研究論文，³⁾論者認爲白先勇擅長書寫人的生存困境與衝突，美好事物的易逝，因此他的小說幾乎篇篇涉及死亡，死亡主題具有母題的地位，由於其複雜的人生經歷，以及思想淵源的多重性，他筆下的死亡

1) 1958年，白先勇將自己的作品送交夏濟安過目，受到夏濟安的賞識，於《文學》雜誌五卷一期發表首篇小說，這是他的處女作。

2) 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爾雅，1978年。

3) 見吳志宏〈白先勇短篇小說的死亡意識初探〉（《廣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李旭冉〈死亡的符咒與生命的救贖——白先勇短篇小說的死亡敘事研究〉（《大眾文藝》）、李雪梅〈移民與遺民之間的“生死”交織——陳映真與白先勇死亡書寫之比較〉（《文教資料》2020年第28期）

主題所蘊藏的意義有多種樣態的呈現。論者選取《紐約客》一書作白先勇死亡敘事分析對象，主要由於六篇短篇小說均描寫域外華人的生活，作品折射出域外華人的生存困境與無奈。因其創作歷時漫長，不同創作時段⁴⁾死亡主題的內涵也發生明顯變化，本文希冀對“紐約客系列”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謫仙記〉、〈骨灰〉、〈Danny Boy〉的死亡敘事進行探析，以此尋找《紐約客》中死亡主題所蘊含的深意，以及在三個創作階段中作家死亡觀的變化。

2. 白先勇的死亡敘事母題生成背景

1) 生離死別之人生經歷

死亡敘事雖然與作家自身的文學審美意識有關，但更多與其自身的經歷、受到的思想精神影響有直接的聯繫，作家從他所處的時代環境中，觀察到人們生存的荒謬與無奈，生命的重負和困境，進而深入觸及到一向為中國人所避諱的主題——死亡。與白先勇自身的生活經歷中的生離死別有關。白先勇在抗戰中出生，十一、二歲時從大陸到香港再到台灣，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目睹在亂世中許多卑微生命像落葉一樣輕飄飄的落下，幼時肺癆一病四年，與世隔絕的童年經驗使他變得敏感內向，他於〈驀然回首〉(1976)中說：

那時正在抗日期間愁雲慘霧的重慶，才七八歲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鬥。……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樣與世隔絕虛度過去，然而我很著急，因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許許多多好玩的事情發生，我

4) 白先勇1965年3月《現代文學》發表“紐約客系列”短篇小說〈謫仙怨〉，7月發表〈謫仙記〉後，擱置了這一系列創作，開始專注於“台北人系列”，並接著寫作長篇小說《孽子》，”紐約客系列“直到1979年，才繼續創作〈夜曲〉，1986年發表〈骨灰〉，其後又相隔15年，發表〈Danny Boy〉、〈Tea for Two〉，6篇小說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謫仙記〉、〈謫仙怨〉、第二階段〈夜曲〉、〈骨灰〉，第三階段〈Danny Boy〉、〈Tea for Two〉。

沒份參加。嘉陵江漲大水，我擎著望遠鏡從窗外看下去，江中濁浪沖天，許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沒，我看見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頭散髮，倉皇失措，手脚亂舞，竹筏被漩渦卷得直轉，我捶著床叫：“噯！噯！”然而家人不准我下來，因為我在發燒。於是躺在床上，眼看著外面許多生命一一消逝，心中只有干急。⁵⁾

此時白先勇已然體會到人世無常，也因著肺病隔離的四年，他以旁觀者的視角觀察人世，這一段距離感使得他敏感於人的困境與掙扎，對死亡有了別樣的理解。一九六二年，白先勇為赴美做好準備時，母親突然逝世，白先勇與母親感情彌足深厚，他按回教儀式守了四十天墳後，第四十一天離台飛美，父親白崇禧（1893~1966）送別機場，此後父子也再未相聚。⁶⁾近距離接觸到親人的離世讓白先勇心慌意亂，茫然無措，母親這樣一個散發著光熱的生命轉瞬間歸於寂滅，讓他領悟到死亡的無可抗拒，異域第一篇文章〈芝加哥之死〉（1964）書寫死亡的無奈就不足為奇。另一方面他身處國外，不可避免的面對異域文化的衝擊，也面對不斷的自我探尋和對價值觀的重新省視，白先勇第一次看到外國人記錄下來的中國近代歷史影像，看到一幕幕具體實在的死亡場景：一具具中國人被蹂躪、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燒的肉體橫陳在焦土上，他坐在電影院內黑暗一角，一陣陣戰慄不能自己。這就是他開始寫作“紐約客六零年代系列”的因由。

一九八二年在〈天天天藍——追憶與許芥昱卓以玉幾次歡聚的情景〉（1982）中，白先勇提及了許芥昱在一九七三年曾到中國大陸探親的經歷，當時正值“四人幫”氣焰萬丈之時，一言不慎可招致殺身之禍，許芥昱去往大陸，並得以見到沈從文等作家十足難得，白先勇關心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沈從文等幾位他最為敬佩的作家的境況，有許多問題迫切希望得到解答，得知諸多作家離世讓他心生悵恨，之後八二年許芥昱也突然遭遇意外，這些傷逝的生命印記，在“紐約客系列”的第二階段八零年代小說創作中起到了間接的激發作用。

5) 白先勇〈驀然回首〉(《驀然回首——白先勇散文集上》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年。

6) 白先勇敘述他赴美之時的心境說：“月餘間，生離死別，一時嘗盡，人生憂患，自此開始。”

同注5，白先勇《驀然回首——白先勇散文集上》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年。

“紐約客系列”中新千年創作的兩篇小說〈Danny Boy〉、〈Tea for Tow〉的寫作原由，來自〈樹猶如此〉（1999）中記錄白先勇與伴侶王國祥長達三年、共同抵禦病魔的生與死的搏鬥的過程：

回到家中，我們煮了兩碗陽春麵，度過王國祥最後的一個生日。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聖芭芭拉，國祥送我到門口上車，我在車中反光鏡裡，瞥見他孤立在大門前的身影，他的頭髮本來就有少年白，兩年多來，百病相纏，竟變得滿頭瀟瀟，在暮色中，分外悚目。開車上高速公路後，突然一陣無法抵擋的傷痛，襲擊過來，我將車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盤上，不禁失聲大慟。⁷⁾

相交三十八年，最終與伴侶生死契闊，天人兩分，只有將純潔情愛所面對的樂與苦、生與死付諸筆端，對同性愛人的宗教式悲憫之情在“紐約客系列”最後兩篇中滿溢紙上。對自己守護的愛人表達長達一生的愛戀，並耗盡全部心力去迴護對方，陪伴彼此生命一點一滴的最後耗盡。這是白先勇的死亡敘事的情感生滅。

2) 存在主義哲學思想之影響

白先勇的生活歷程影響著紐約客系列三個階段的創作，在作家成長最重要的六十年代，西方現代主義哲學，尤其是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對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他刻畫人物的主要思想底色。

六十年代台灣文化思潮風起雲湧，世界性文化震盪正打開傳統父權社會給予的既定路線，借用白先勇自己的話：“我們正站在台灣歷史發展的轉折點上，面臨著文化轉型的十字路口。”⁸⁾白先勇與台大外文係王文興、歐陽子及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出刊過程中譯介大量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現

7) 白先勇〈驕然回首〉(《驕然回首——白先勇散文集上》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年。

8)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寫在〈現代文學〉重刊之前（《樹猶如此》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代主義作品中叛逆的聲音、哀傷的調子打動了白先勇這樣一群成長與戰後而正在求新望變彷徨摸索的年輕人，《審判》（卡夫卡）、《都柏林人》（喬伊斯）、《荒原》（艾略特）、《威尼斯之死》（托馬斯·曼）、《兒子與情人》（勞倫斯），以及人人都在讀的《局外人》（加繆），這些現代主義作品所蘊含的啓示得到了當時青年學生們的了解和認同，現代主義是西方文化危機的產物，是亂世之音，成長於戰後的台灣青年知識分子認同它的主要基調：即對這個世界的真相表現出失望、悲觀、哀愁或者懷舊，但是對這個世界、人類仍保有關懷與悲憫。現代主義本身的特征與當時白先勇等青年學子在精神上具有契合之處。白先勇說：

一國的新文學運動，往往受了外來文化的刺激應運而生，歷史上古今中外不乏前例。……六十年代初，我們在外文係唸書，接觸西方文學，受其啓發，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但在西方文學的諸多流派中，現代主義的作品的確對我們的衝擊最大。……現代主義是對西方十九世紀的功業文明以及興起的中產階級庸俗價值觀的一個大反動，因此其叛逆性特強，又因歐洲經過兩次大戰，戰爭瓦解了西方社會的傳統價值，動搖了西方人對人類、人生的信仰及信心，因此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中對人類文明總持著悲觀及懷疑的態度。事實上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經歷的戰爭及革命的破壞，比起西方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的傳統社會及傳統價值更遭到了空前的毀滅。……這些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我們能夠感受、了解、認同，並且受到相當大的啓示。⁹⁾

六〇年代作家們用較大比重來對死亡的議題進行探討，正是因為“存在主義學者明白死是個人了解自己，並掌握自己存有性的一部分。”¹⁰⁾白先勇就是這種思想的秉承者：死亡原本是一種存在的喪失，生命的終結，但存在主義把死亡看成一種特殊的生存方式，是一種自我選擇和自我表現的形式，通過死亡意義

9)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第六隻手指》，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年。

10) 李秋嫻：〈從存在主義看白先勇〈謫仙記〉的形象塑造——以女主角李彤為例〉（《新生學報》第十三期 2014年3月）

的領悟達成對生存意義生命價值的頓悟。他寫的不是自我的小問題，是有大關懷在內的普世性課題，死亡無可避免，透過死亡的母題，反觀人生命運更為重要。在人生以死亡為結束之前，對個人內心存在的獨特價值進行思索，儘管寫死亡，白先勇更將注意力放在人物生命的意義上，悲憫掙扎的人物命運中。

《紐約客》按照創作時段，可以看到作家對死亡內涵理解的轉變：以〈謫仙記〉李彤主動選擇死亡來反抗生存的局限性；以〈骨灰〉為例以大伯和表伯等待死亡來反映人們夢魘般的生存困境；以〈Danny Boy〉中描寫安哥對Danny的臨終看護來完成對死亡的超越。

3. 《紐約客》死亡敘事的主基調

1) 以選擇死亡來反抗生存的局限性

〈謫仙記〉中李彤主動選擇死亡來反抗生存的局限性。“死亡”是白先勇思考生命的切入口，他在《紐約客》一書的卷首引用了唐代詩人陳子昂《登幽州台歌》，用古典文學來描繪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和空間交錯中，人的孤獨感。〈謫仙記〉中官宦之家的千金李彤離開上海赴美留學，突然遭遇雙親亡故，國內時局的巨變，在醫院躺了一個多月後，出院沉默了好一陣，性情大變。回歸之地喪失，時間和身份也隨之喪失，李彤感受到的孤獨感，就因為其喪失了故鄉，喪失了熟悉的生活，這給她帶來巨大虛無感。日本學者山口守認為，“人自出生到死去，其間一般都會經歷離別、失戀、理想受挫等諸多的喪失體驗，然而通常可以將主觀時間置於客觀時間之中予以處置，故而不至於產生大的失調。但是，當生活於形成這客觀時間的社會本身發生戲劇性變化的時代，由兩者的乖離便會產生出強烈的喪失感、懷舊感和鄉愁。¹¹⁾本來是意氣風發的耀眼

11) 山口守：〈白先勇小說中的現代主義——《台北人》的記憶與鄉愁〉(台灣文學學報(14))，

少女，面對異域國度的彷徨寂寥，李彤的排解方法相當極端：她不斷挑戰各方的追求者，更換男伴、更換工作，跳舞、喝酒、賭馬、打麻將，將不安定的存在擴大到極致，幾乎沒有一刻讓自己安靜：

“李彤仰起頭，垂著眼，眉頭皺起，身子急切地左右擺動，好像一條受魔笛制住了的眼鏡蛇，不由已在痛苦地舞動著，舞得要解體了一般。¹²⁾

在經歷了環境的裂變之後，個人受到的限制，在生存困境中，李彤主動追求變化，實際上是白先勇對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思想的接受，即當人處在非自己選擇的境遇中時，必須果敢的決斷，將不安定的存在具有的一切非難全部放在自己身上，才能得以超越因為疏離而產生的惶恐和孤獨感，李彤控制自己的生活，在感情世界中強調自己的主導權，在事業職位上的自主選擇，在賭馬和打牌時都要表現出自我意識，都是在緩解因為喪失帶來的不安，顯然李彤的內心並沒有真正排遣異己感和孤獨感，她內心深處的隱痛，導致她看似自由不羈，最終還是選擇放棄生命。存在主義思想家加繆這樣來描述人的自毀行為：

自殺的行動是在內心中默默醞釀著的，猶如醞釀一部偉大的作品。……這個人本身並不察覺。隱痛是深藏於人的內心深處的。¹³⁾

白先勇為什麼要設置這一時期的小說主人公自毀的結局？從他自身的經歷來分析，不難理解。白先勇從小時候大病一場開始，就感受到人與生活的分離感，也感受過對失去家鄉的記憶的荒謬感，

“第一次到台北，白先勇才十四歲。一住十一年，然而他說台北不是他的家。他說，在美國七年，一身如寄，回了自己房間，也不覺得到家了，飄

2009, 1-17頁)

12) 白先勇：〈譚仙記〉《紐約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13) 加繆：〈荒謬和自殺〉《西西弗的神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飄浮浮的。白先勇是廣西桂林人。可是我也不覺得我的家在廣西，那時候抗戰嘛，我們最先住在桂林，後來到了重慶……勝利了，我們搬到南京，後來又到了香港住了兩年。”¹⁴⁾

因此〈謫仙記〉中的李彤，感受到的一身如寄，心中越來越明顯存在的荒謬感和虛無感是她最後選擇自殺的原因。創作於同時期的〈芝加哥之死〉中的吳漢魂遠離家園，離棄母親和女友，隻身來到芝加哥追求知識殿堂的精神養分，六年時間除了打工攙錢，他躲在二十層大樓地下潮濕的地下室，在書堆中讀完博士學位，離開傳統文化的吳漢魂無法進入西方文化，在失根的處境下失落自己，最後選擇密歇根的湖水沉湖自盡。白先勇用〈芝加哥之死〉中的吳漢魂、〈謫仙記〉中的李彤，表現他自己內心的孤獨感，他藉由這些人物自毀的結局，將內心的隱痛訴諸文字，使得異鄉疏離感獲得排解。

2) 以等待死亡的消極態度來反映人的生存困境

以〈骨灰〉為例以大伯和表伯等待死亡來反映人們夢魘般的生存困境；《紐約客》的〈骨灰〉一文中，從兒子想盡辦法尋回父親的骨灰，舉行葬禮說起，伯父移居海外多年，仍然活在早已喪失的過往時間當中。男人們的喪失感來自從權力和榮光退步抽身之時，伯父作為一位隱退的將軍部下，向晚輩感歎歷史所作弄的命運，這些除了時間、權力之外，消失的還包括了生活中的某些本來使得生活升華，賦予生活意義的偉大理想。用殉道者的死亡來追溯過去，以他人之死為契機喚起對時間和夢想的喪失感。借用伯父對待死亡的態度，表現白先勇對敗北、失意的男性長者的理解，老年人無法從過去的時間中走出來，因而必然走向毀滅，對這樣一種死亡的態度，作家能夠理解，但是並不認同。在夢中，伯父發瘋似的在挖一座座墳墓，老人的回憶永遠停留在抗日戰爭被偽政府關進七十六號黑牢，抗戰有功得到肖鷹將軍的器重，直至離開台灣移民去到美

14) 林懷民：〈白先勇回家〉《樹猶如此》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國的過往之中，他蝸居在紐約唐人街一隅，在過往的時間和空間早已喪失的情況，註定走向毀滅。白先勇為它加上存在主義的註解：

我們在一瞬間突然不再能理解這個世界，因為，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只是限於我們預先設定的種種表象和輪廓。……世界逃離我們，因為它變成了它自己。¹⁵⁾

伯父生命的荒謬感，來自於無法理解現在，他的過去世界破裂崩潰，永遠無法尋找到平靜熟悉的時間深處。〈骨灰〉表達了一種雅思貝爾斯式的存在主義思想，認為每一種制度都有缺陷，幻想一切都能够獲救和赤裸裸的說教都是沒有意義。〈骨灰〉中遁入記憶的伯父註定與殉道者一起永遠活在過去的時間，孤獨的等待死亡。相比較而言，白先勇更加肯定的是〈夜曲〉中的呂芳的自主選擇，呂芳從紐約到回故鄉，再從故鄉返回紐約，中間雖然經歷理想破滅，但仍然堅持自主選擇，她的主體意識體現了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思想，即這個世界雖然沒落腐敗，但我們仍然應該保持清醒直至消亡，因此，儘管生活中不斷經歷失去，她仍可以將昔日的記憶封存，在現實中堅韌地活下去。

3) 救助他人實現對死亡的超越

白先勇的〈Danny Boy〉描寫了艾滋病感染者安哥對救護中心的艾滋病患少年Danny的臨終看護，救護他人來完成安哥對死亡的超越。〈Danny Boy〉〈Tea for Two〉兩篇寫作背景來自美國社會籠罩在艾滋病陰影下的八十年代，一九八零年初，美國五十多萬人迅速感染一種奇怪的疾病，患者的免疫系統全線崩潰，幾個月就會死亡，成千上萬感染者一一病亡。這一怪病的高危人群是“年輕的男同性戀”，同性戀瘟疫的說法成為了同性戀圈的熱詞。這種毀滅肉體的可怕

15) 白先勇：〈山之子——一個艾滋感染者出死入生的心路歷程〉《樹猶如此》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力量，將人的生和死徹底分離，因病而死是生命的終結形式，但是死者在死亡前的生存狀態，成爲一種隱喻。

雲哥本身是艾滋病感染者，他對空虛的人生並無掛念，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在收容所中照顧患病少年Danny十四天，生出了全部人生意義。

“仿佛殘餘的生命冒出了火苗灼灼燃燒，這是他一生最勞累最緊張的日子，也是一生中最充實的十四天。”¹⁶⁾

在〈Danny Boy〉中，到處都可見艾滋病瘟疫帶來的劫難的痕跡，艾滋病的陰影籠罩一九八五年的紐約，它隨時會撲向人擠人的酒吧，肉身相碰的土耳其浴室和幽暗公園深處的陰影，這樣的疾病幾乎是不可抵抗的，它帶走城中最熱鬧的Gay bar的常客，年輕的酒保，普通的保險推銷員，甚至周圍的鄰居，有人被疾病消磨到想拔掉氧氣管都沒有抬手的力氣，有人躺在閣樓床上慢慢腐爛，雲哥感染艾滋病後，幾乎失去了對生存的全部信息，他在疾病折磨中嘗試過自殺，卻被救下，最後在收容中心遇到少年Danny，一個艾滋病晚期患者，這個年輕的男孩人生中充滿了痛苦，幾乎從未有過明亮的時光。雲哥開始照顧臨終的Danny，在十四天時間感受到自己枯死的心重新復活，一個身處絕症中的人面對另一個更需要救助的弱者，生出的痛惜和慰撫之心，治愈了雲哥的靈魂病症，讓他得以從容的面對自己即將來臨的死亡，精神的升華使得他超越了死亡。

可見得，在白先勇看來，相比較肉體的病痛和死亡，靈魂的絕症獲得救贖的意義更爲可貴。

4. 以死觀生：白先勇的有情世界

1) 以死亡敘事展示生命有情

16) 白先勇：〈Danny Boy〉《紐約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對於死亡的定義，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死”的註解是：“死，澌也，人所離也。”“澌”多釋為“盡”的意思，指水流到了盡頭。“亡”字與“死”字同解，“死亡”意味著完結。死亡在中國傳統文學中並不是書寫對象，更多表現為一種價值載體、道德符號或者人生無法拒絕的結局。白先勇的文學創作一方面受到中國傳統生死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現代生命意識的影響，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說：

“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¹⁷⁾

死亡是生命的必然歸宿，只有理解了死，才能更好的懂得生命，白先勇通過死亡敘事，將生與死結合起來，在《紐約客》短篇小說中描寫了各種形態的死亡，自殺、車禍和病歿，這些偶然的、非常態的死亡幫助小說家總結或回溯人物生命的過程和意義。李彤、安弟、Danny年輕美好的生命，在本該怒放的年齡戛然而止，白先勇處理人物的死亡結局有著很清晰的態度變化，從〈謫仙記〉中李彤的主動放棄生命選擇死亡，到〈骨灰〉中等待死亡的伯父，再到〈Danny Boy〉中為他人付出，戰勝死亡恐懼的雲哥，溫情的色彩逐漸加深，蒼白的色調逐漸變得有了金色的暖意，虛無的心態逐漸能夠感受生命的溫度，死亡的陰霾漸漸稀釋。

白先勇的死亡場景迴避了血腥和暴力，對生命的尊重延伸到對死亡的尊重。有一種哀而不傷的美學特質，他筆下沒有正面和細緻的死亡描寫，有意迴避冷酷殘忍的死亡場景，他書寫死亡是為將人的柔情融入濃重的哀思，讓生命從死亡中獲得解脫。例如在〈謫仙記〉中，李彤隱匿到死亡中，在威尼斯遊船時跳河自殺，只留下一張照片：

“那是一張彩色照。李彤站著，左手撈開身上一件黑大衣，很佻達地又在腰上，右手卻戴了白手套做著招揮的姿勢，她的下巴揚得高高的，眼瞼微垂，還是笑得那麼倔強，那麼孤傲，她背後立著一個大斜塔，好像快要壓

17)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

到她頭上來了似的。18)

當幾個中國朋友聽到李彤的離世，一時大家都沉默，隨即打牌到通宵，直到天亮。似乎一切入常，但回家路途上，“我”發覺昨晚原來飄了雪，活著的人空茫的心情和紐約寂寥街景相映襯，營造深沉情感，妻子慧芬灰白的憔悴，深沉而又空洞的悲哀，暗啞的嗚咽，都是無法用語言去慰藉的，只能在孤獨中去消化，去緬懷李彤戛然而止的青春。

在〈骨灰〉中，白先勇描寫大伯和表伯等男性長輩如今愁容滿面的衰殘模樣，追憶人生時如夢的感慨，對大伯等上一輩人的家國情懷始終抱著敬意。大伯、鼎立表伯乃至我的朋友李永新為理想投注了一生的時間，換來困頓和衰敗，難言心中的酸楚，“我”尋找父親的骨灰，表伯帶著表伯媽的骨灰，都在隱喻著死亡的相隨，這些男性長輩停留在消逝的時間中，雖肉體未死，實際上精神上早已在等待死亡的降臨。文章結尾處，“我”夢見大伯在挖墳墓，感受大伯無法逃離的過去，實際上，大伯的精神早已埋葬在其中：

“他憤怒地舞動著手裡的圓鋸，發狂似的在挖掘死人骨頭。倏地，那座白森森的小山嘩啦啦傾瀉了，根根人骨滾落坑中，將大伯深陷在裡頭，大伯雙手亂招。狂喊道：齊生——”19)

〈Danny Boy〉中雲哥照顧患病少年Danny最後的十四天，獲得了靈魂的救贖，雲哥一生深陷寂寞，離開台北後，藏身在曼哈頓人潮中，八五年艾滋瘟疫像黑煙一樣四處蔓延，雲哥在紐約沉淪染上HIV，大限將到時在聖汶生醫院AIDS病患互助中心照顧Danny O'Donnell十四天，因為對Danny的幫助和愛，獲得了靈魂的安寧。

“我伴著丹尼一起經歷過死亡，我已不再懼畏，我不再怕它了。事實上我已準備妥當，等待它隨時來臨。”20)

18) 白先勇：〈譚仙記〉（《紐約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19) 白先勇：〈骨灰〉《紐約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白先勇用書信體在〈Danny Boy〉中描寫雲哥一輩子被孤獨感撕咬，在生命最後階段回到和平的心境，雲哥死後，收信人“我”（唯一關心雲哥的親人）在他生前的公寓窗戶看到紐約人行道上密密匝匝的梨花盛開，死亡來臨，相稱的場景是唯美的春日和煦，色調是柔和的暖意，眼見花海落花粉飛，好像漫天撒下白紙屑，哀悼雲哥的死亡，表現白先勇的死亡意識，他生前受過的傷害在臨終時得到了治愈，靈魂的修復比起肉身的毀滅更爲具有價值。

2) 對生存之無奈荒謬的悲憫

白先勇在接受採訪時說過，原是用英文脫口而出的：

“我之所以創作，是希望把人類心靈中的痛楚變成文字。”²¹⁾

當人受到現實的挑戰，被拋入非自己選擇的處境，就會面臨焦慮和孤獨，就像〈謫仙記〉的李彤、〈骨灰〉的大伯、〈Danny Boy〉的雲哥，感受到自身受限，不由自主的被捲入陌生的世界，周遭被荒謬感包圍。白先勇理解這種感受，他對孤獨有深刻的認知，在對擅長描畫孤獨的畫家顧福生畫作的文章中寫到：

在那個小天地裡，顧福生創造了他一系列的半抽象人體畫。……那麼多的人，總和起來，卻是一個孤獨。那是顧福生的“青色時期”顧福生的畫，全是他內心世界的投射，外界的現實世界，他似乎全然漠視。所以他的人，並沒有個人的屬性，而大部分是沒有頭，或是面目模糊的。……人的孤獨，是宇宙性的。”²²⁾

正因如此，《紐約客》的卷首題詞是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

20) 白先勇：〈Danny Boy〉《紐約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21) 見林懷民：〈白先勇回家〉《樹猶如此》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22) 白先勇：〈殉情於藝術的人——素描顧福生〉，《樹猶如此》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寫的就是這種孤絕的感受。人性複雜幽微，社會制度需要理性化才能保證穩定和發展，但人的感情無法按照制度的要求理性化、制度化。在白先勇看來人最重要的是互相的了解，了解之後就會產生容忍。因而小說家和藝術家是共通的，都需要對人性的複雜進行探索，對平常的事物也保持敏感獨特的看法，必須有獨來獨往的感性。因而，小說家善於描寫處在邊緣的境況中，受到中心社會的排斥的人。白先勇和他筆下人物一樣，感受到外界的壓力，卻始終保持自我，並對其他生命持有關懷態度，他說：

認真想想，自己實在不重要；世界上有那麼多人，比自己可憐，值得我關心、同情——不覺得生命本身就是很可憐的嗎？²³⁾

書寫死亡是爲了定格生命力，因爲青春的活力是易逝的，藝術和文學可以將之封存，“有一次我看見一位畫家畫的一張裸體少年油畫，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融化了的太陽，下面是亮得燃燒的沙灘，少年躍躍欲飛，充滿了生命力，那幅畫我覺得簡直是“青春”的象征，於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葆，大概只有化成藝術才能長存。”〈謫仙記〉中李彤的投水自盡，形成對照的是她耀眼的青春，像風一樣不羈的自由個性，〈Tea for Two〉中“我”的愛人安弟，遭遇車禍之前，是一個花一樣的少年，白先勇筆下優秀而獨特的有趣生命，雖然被死亡吞噬，仍然給生者留下溫情和柔意。恰如〈樹猶如此〉中對摯友王國祥的至念。用死亡來緬懷時間帶走的金色歲月，風華正茂的青春年華，用文字定格時間。

時間的流逝一直是最關心、最敏感的一個題目。……時間有幾種，一種是抽象的人生過程，是不斷的變化，也就是佛教所講的“人生無常”，對青春不再、對時間、對時間的變動而造成的毀滅的畏懼——一切都要隨著時間的洪流而消逝。²⁴⁾

23) 林懷民：〈白先勇回家〉，《樹猶如此》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24) 林懷民：〈白先勇回家〉，《樹猶如此》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死亡的毀滅帶給人的衝擊，都是爲了紀念人生命的記憶。白先勇認爲世界一切東西，有一天都會凋零。死亡和消逝是事物一定有的結果，認清生命的終極結局，會因爲對美的惋惜，去努力表現它最後的枯萎，因此作品中惋惜和感歎生命，必然涉及到死亡。人想要抓住的永遠，人遭遇到的毀滅，心裡受到的撞擊性，必然會引發失望、哀傷，因此人內心始終有無法跟別人傾訴的寂寞和孤獨，尤其經歷遺棄、放逐、幻滅之後，更容易產生精神失衡。但這一切寫作並不是白先勇死亡敘事的終點，因而他認爲不需要用血腥、暴力的殘忍場景來進行描寫，而是使用帶有悲憫色彩的筆調，使得具有溫度的意境生成。以死亡來書寫生的有情，以生命的荒謬來表達對人的悲憫，最終形成他誠實而真摯的生命書寫。

5. 總結

綜上所述，白先勇的死亡敘事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死亡是人必然的結局，因此小說家要接納死亡，以死觀生，用死亡來審視生命的意義。白先勇的死亡敘事呈現多種樣態，生離死別的人生經歷和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形成白先勇的死亡敘事母題，以《紐約客》較爲典型的三篇短篇小說〈謫仙記〉、〈骨灰〉、〈Danny Boy〉來分析，死亡敘事主基調發生了變化。60年代的〈謫仙記〉中主人公以選擇死亡來反抗生存的局限性；80年代以〈骨灰〉中描寫等待死亡的權力喪失者來反映人的生存困境；新千年後的〈Danny Boy〉以救助他人來完成對死亡的超越。死亡敘事主基調的變化折射了白先勇死亡觀的變化，死亡是生命的必然歸宿，只有理解了死，才能更好的懂得生命，理解生命的意義後，作家創作的溫情色彩在三篇作品中是逐漸加深的，從虛無蒼白到逐漸變得有了溫度和色彩，死亡的陰霾也漸漸稀釋。白先勇筆下沒有正面殘酷的死亡手法，血腥暴力的殘忍場面，他書寫死亡是爲了表達對生命的尊重，以死亡敘事展示生命有情，對生存之無奈荒謬表示悲憫。

參考文獻

- 白先勇,《第六隻手指》,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年版。
- 白先勇,《驀然回首》,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年版。
- 白先勇,《樹猶如此》,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 白先勇,《紐約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 加繆,《西西弗的神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
- 山口守,〈白先勇小說中的現代主義-《台北人》的記憶與鄉愁〉,《台灣文學學報》第14輯,2009年。
- 曾秀萍,〈從魔都到夢土:〈紐約客〉的同志情慾、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第09輯,2009年。
- 曾秀萍,〈流離愛慾與家國想像:白先勇同志小說的“異國”離散與認同轉變(1969~1981)〉,《台灣文學學報》第06輯,2009年。
- 董淑萍,〈〈現代文學〉特質探析〉,《台中師院學報》第06輯,2005年。
- 李秋嫻,〈從存在主義看白先勇〈謫仙記〉的形象塑造——以女主角李彤為例〉,《新生學報》第13輯,2014年。
- 吳志宏,〈白先勇短篇小說的死亡意識初探〉,《廣東社會科學》,第4輯,2004年。
- 李雪梅,〈移民與遺民之間的“生死”交織——陳映真與白先勇死亡書寫之比較〉,《文教資料》,第28輯,2020年。

Abstract

View of life from death

- The death narrative in Bai Xianyong's novels from <The New Yorker>

Yan Ting

This study is about the death narrative of <The New Yorker> in Bai Xianyong's novels, and summed it up as the three main themes of death narrative: Choose death, wait for death, transcend death. Bai Xianyong is good at describ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Chinese wandering overseas in detail. The motifs of his works – joy for prosperous life, reluctance for death and loss, run through his creations, due to his complex life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origins. Death narratives are presented in various ways in his novel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type of death narrative in The New Yorker, and sorts out its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symbolic meaning from work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ame series of short stories, it explores his view on death. Life cognition of life: In the state of life in which the body is born and the soul dies, the active choice of death has redemptive significance. The death narrative presented in The New Yorker is full of life pain, grief, and compassion for people. The New Yorker has obvious existential care in the writing context.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death are a necessary part of existence. Only by understanding death and earnestly appreciating the value of human existence before reaching the end of life, can the meaning of birth be highlighted.

Key words : death narrative, view of life from death, existentialism, absurdity, compassion

투 고 일 : 2022. 4. 10. / 심 사 일 : 2022. 4. 15. ~ 2022.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2. 5. 20.